

廣陵詩事一



廣陵詩事

(一)

阮元記

廣陵詩事敘

余輯淮海英靈集既成。得以讀廣陵耆舊之詩。且得知廣陵耆舊之事。隨筆疏記。動成卷帙。博覽別集。所獲日多。遂名之曰廣陵詩事。其間有因詩以見事者。有因事以記詩者。有事不涉詩而連類及之者。大指以吾郡百餘年來名卿賢士。嘉言懿行。綜而著之。庶幾文獻可徵。不致隳落殆盡。且余生于諸耆舊百餘年後。亦藉此收羅殘缺。以盡後學之責也。退食餘閒。檢付弟亨子長生鈔錄成書。將以付刻。至于爵里族姓。或有舛誤。遺聞佚事。再當補述。尙望同志君子訂而續之。

嘉慶四年夏六月。鄉人阮元記于京邸之白圭詩館。

廣陵詩事卷一

儀徵阮元記

楊昭武將軍捷世居寶應之崇儉鄉以軍功籍隸義州公自束髮承祖父之烈從軍旅當世祖章皇帝入關定鼎公年未三十卽以武略知名于時歷官四十餘年身經數十戰所向輒克以功名終贈太傅諡敏壯入籍揚州衛康熙甲子上南巡將軍時爲江南提督迎駕賜御書御製五言一首云岐陽方較獵要壘盡龍媒仗下黃金勒橫秋號逸才紙尾書詠馬二字用御璽事見王文簡居易錄張文貞撰將軍墓銘云天子修時巡之典公迎覲余亦忝扈從嘗與公竝騎行竊覩公顧盼矍鑠冠劍甚偉及沿江而下公獨乘小艇攜兩健卒晏坐于驚風白浪之中一時豐鎬舊勳咸指目歎羨余因舉昔人詩所云精神如破貝州時者謂公庶幾似之

史蕉飲申義少時與顧書宣圖河齊名稱維揚二妙澤州相國在直廬日聖祖嘗傳問今之詩人爲誰相國以蕉飲及周桐塋起渭對一時翰苑又有兩詩人之目洵嘉話也

吳藺次綺順治九年以拔貢生授中書舍人奉詔譜楊繼盛傳奇稱旨卽以楊繼盛之官官之時以爲榮藺次有入署拜椒山楊先生祠時奉命譜椒山傳奇詩

泰州陳曙峰厚耀成進士安溪相國特薦其通郭太史算法召對稱旨聖祖指示筆算諸法厚耀學益精

進上嘗語梅穀成曰汝知陳厚耀否他算法近日精進向曾受教於汝祖今汝祖若在尙將就正於彼矣詳見元所撰疇人傳厚耀以文學之臣遭遇聖主數言論定可不朽矣所賜書籍儀器瓜果甚多又賜熱河夜光木供之几上光皎如月厚耀奉勅賦夜光木詩

寶應王予中懋竑初以進士官安慶府教授未幾憲皇帝詔與漳浦蔡文勤公世遠同引對授編修直上書房以母憂歸感恩不忘因名其子曰箴慈

汪檢討輯字舟次有送弟歸里詩句云客夢無多時上冢君恩未報敢思鄉真見忠孝之忱

舟次於康熙癸未奉命充冊封琉球正使乘傳過揚州渡閩海遇神廳三日而至宣示威德改訂典禮其觀海詩集有天風海濤之勢按早年詩境大異彼國長史鄭洪良以王命請畫舟次像留國中舟次以詩答之云豈是明朝第一流偶持龍節拂麟洲大名那得齊諸葛遺像何勞比益州稍喜文章堪報國誰憑骨相取封侯靈臺一片真難狀多謝傳神顧虎頭真得使臣之體矣歸作乘風破浪圖一時詩人皆題詠焉

高郵賈國維字千仞聖祖南巡國維以舉人獻詩賦取入內廷纂修丙戌試禮闈不遇特旨與中式貢士一體殿試登一甲第三人授編修亦異數也

秦州程風沂京兆盛修爲侍御時恭進詠史樂章十二篇斷畧匡一市價對二辟戰諍三乘船戒四撤屏悟五侍宴規六從獵諷七佳應表八宮體箴九用筆喻十觀燈諫十一三司告十二上嘉賞之賜緞二端

筆墨二種。

劉忠烈欽隣字江屏。馬世俊榜進士。始以養母家居。繼官廣西富川縣知縣。逆賊孫延齡叛桂林。僞將圍富川。忠烈力拒之。以有內應者城遂陷。忠烈被執。迫以僞官。擲其印。作絕命詩云。反覆南疆遠。辜恩逆醜狂。微臣猶有舌。不肯讓睢陽。遂縊死。處士陶南村鑑有詩弔之云。書生辦賊事分明。變起南荒鼓角聲。絕命大書清進士。毀符羞作僞公卿。白頭萬里心難死。碧血千年氣尚生。持此區區堪報國。笑他身外總浮名。

劉富川死事詩

李天馥

千秋峻節峙昆侖。志決身殲連獨屯。自有精靈能殺賊。不教海島遁孫恩。一片丹心自不灰。丈夫如此復何哀。故鄉好薦招魂賦。瓜步江湖白馬來。

王士正

白沙江上別蒼茫。憶爾廬陵節義鄉。萬里青燐連桂管。三年碧血照清湘。烏啼濺淚逢寒食。馬革驚心裹戰場。望斷銘旌何處是。蒼梧愁絕暮雲黃。

秦與季天中開生。弱冠登甲科。由庶常改給諫。以建議謫遼左。姜西溟稱爲本朝第一諫臣。天中將赴獄。門下生有問之者。猶譚三百篇離騷漢魏源流不輟。在戍所五年。其關前志別詩云。今日玉關無內外。臨岐握手莫潸然。略無愁慘之色。送左大來葬詩云。未遂首邱須淺葬。好留枯骨待恩波。及世祖下詔賜還。

時開生已歿。特旨歸葬。竟如其詩。蓋身雖遷謫。而每飯不忘君父。故預知貫日之虹。聖明終垂宥諒也。季滄葦振立。天中之弟也。順治己亥進士。官監察御史。巡按山西鹽課。彈章數十上。天中輟歸自遼左。正值滄葦在獄。夢寐中與兄絮語。醒而述爲長歌。寄天中樞前。以代酒。詩中有云。呼兄呼弟。相見甚相喜。攜持各一手。分明見十指。顏色非生平。無復舊冠履。長跪問我兄。胡爲瘦至此。兄云爾不知。我今長已矣。形骸關塞外。日閉黃泉裏。朋友宿草盡。耶孃四千里。耶喜精神健。孃食無甘旨。三妹又長逝。白髮將誰倚。汝嫂目失光。石英覓燕市。從來敬寡嫂。青鳥化童子。莫我兒飢寒。我兒方生齒。我聞淚下雨。長跪不能起。我欲有所啓。收淚復長跼。白馬真死友。弟曾無錢紙。燐火連破冢。託足兄焉恃。兄云汝不知。夜臺無曉理。欲行我自行。欲止我自止。聖人復我官。旅櫬歸桑梓。所遺七八口。汝當速經紀。寄語掌史官。慎勿挂青史。幽禁之餘。精神相感。而忠孝友悌之情。纏綿固結如此。

高郵王文通永吉。以巡撫宋權薦。由大理寺卿晉至大學士。值水旱。詔所司議蠲賑。而湖川閩廣各鎮戰守官兵急需糧餉。文通請召見諸臣謀議。奉旨。王永吉必有良策。因請清老弱占冒之兵。十汰其二。以裁項酌災蠲賑。則兵清而餉亦裕。賦減而民更安。上嘉納之。後以侄科場事降級。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卒于官。上念其服官有年。勤勞素著。贈少保。給予祭葬。立碑賜諡。

王文通官戶部右侍郎時。條奏三事。一請撥上田給運丁以濟運費。一請各項抵色銀。仍令官收官解。一請以蘆課并入各州縣考成。五年一次丈量。又條奏治河事宜。謂海口常開。不容少緩。官都察院左都御

史時奏言鄭成功悖逆顯著。乞諭督撫諸臣製器練兵。請以江寧總兵移駐鎮江。蘇州提督移駐吳淞。劉河。又因不雨。請清理獄囚。俱蒙允行。文通後人。今居天長縣。南諭興集。讀書者甚多。文通生平不以詩名。偶見其雪夜和王印周水部韻五律云。洗盞增清興。何須問夜闌。唾飛珠玉屑。鹽笑水晶盤。不有荊軻俠。誰憐范叔寒。魚腸白似雪。月下共君看。蒼深古厚之氣。在國初詩人中。正未多讓。

繆湘芷司空沅。奉旨赴江西。糴米十萬。僅得米六萬。交巡撫收貯。明年江浙水災。湘芷疏請以採買之米運送江浙。庶官米無涸爛之虞。而江浙不待別行採買。得旨如請。速行。又蒲臺縣家人叩關。訐後任將民欠捏揭虧空。命沅往鞠得誣。諭嘉沅折獄。公明詳細。方平糴江西時。每謂人予此行。略無長物。惟得詩七百餘篇。爲稜米集。同里程大京兆盛修云。先生早年以詩鳴。繼以文章經濟。受知兩朝。亦云盛矣。雍正七年。設觀風整俗使。特命劉師恕充之。及師恕告病回籍。觀風整俗使缺。遂裁。

秦州僉師嚴太史梅。康熙癸未進士。官編修。聖祖南巡。召梅父澱見。溫綸嘉獎。賜御書者年。詒穀匾額。又特命梅充揚州全唐詩局纂修官。其孫蘅皋。亦於乾隆辛未南巡。迎鑾獻詩。兼獻治河方略。荷豐貂文綺之賜。較諸生加倍。

申笏山副憲甫。好推獎士類。一語半律之士。輒吟賞嘉歎。官順天府丞時。兼學政。以金臺書院士子膏火不足。謀諸方制府。觀承撥貨佐之。直軍機處。凡三十餘年。中更戡金川。討準。口平定。回部。軍書旁午。日不暇給。公戴星而入。比暮。口歸。爲聖主所深知。宰臣所倚任。至奉命起草。每奏進。必當上意。政事填委。手批。

口投皆能洞中機要。然公最以詩鳴。每扈從幸熱河。恭和御製詩既進。傳旨嘉賞。又常以重陽日同諸公集陶然亭。公詩先成。四座閣筆稱歎。先時寓時晴齋。爲汪文端公故第。春暮藤花開。必招集同志留連小飲。又賞芍藥于豐臺。尋菊于憫忠寺。歲以爲常。故詩亦最夥。

汪蛟門懋麟補刑部時。南城武某一車一馬。販米于南花園。宿董之貴家。董利其貲。殺之夜。以車載尸。鞭馬曳之他去。武父得尸于路。得車馬于劉氏之門。謂劉殺其子。蛟門曰。殺人而置其車馬于門。非理也。乃微行南城外。縱其馬。馬至董門。輒跳躍悲鳴。衝戶以入。卽令收之。訊得實。實董于法。劉得釋。都人爲作馬訟圖。賦詩張之。

又有王某者。與海戶鬪。自殺其病弟。而訟海戶于官。蛟門微行至其家。籠鵝忽羣鳴。延頸如有所訴。立逮弟妻訊之。具以告。旣具獄。忽二人稱王府使者。謂某隸籍府中。蛟門怒曰。吾爲朝廷守法。必需之。當奏聞。二人氣奪而去。時蔚州魏尙書深器之。上亦知其名。嘗出禁中宣紙百幅。命翰詹諸臣及羣僚寫進。擇其尤者二十四幅爲御屏。蛟門與焉。事見王文簡所撰汪比部傳。

高郵陳修六瑄。康熙庚戌進士。令貴州遵義縣。黔中舊有採捕之役。民以爲苦。修六力請於姚大中丞。疏入報可。其害遂格。修六有採木免木之歌。後令昌化山僻之間。有聚衆者。單車造其地。諭以禍福。咸叩頭乞死罪。旬日之內。黨與盡空。無一人罹于法者。擢戶部郎中。度支出入一秉至公。無所回護。天子聞而嘉之。賜御書太白五言詩一章。有白鷺下秋水之句。蓋況之也。

康熙十八年乙丑春。試博學鴻儒。寶應喬石林萊。名在第五。授編修。江都汪舟次楫。名在第十五。授檢討。申維翰。孫豹人。鄧漢儀。以年老賜中書銜。萊尋遷左春坊左中允。值海口濬河之議起。河臣建議築隄東水以敵海潮。閉減水壩。別開閘以洩洪澤湖水。議不能決。上命訊淮揚士夫。時廷臣多右河臣議。萊獨慷慨陳其利害。言海口宜濬。明日入直起居注。上以海口事問某學士。學士仍右河臣。上顧問萊。萊凱切言之。上大悅。萊復至會議所。具論得失。聲情激烈。聞者感動。河臣語塞。李文襄時爲吏部尙書。揖曰。知仁勇先生兼之矣。梁大司農清標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人。先是石林聞河臣議大駭。言于司空。司空曰。事必行矣。言之何益。石林乃建四不可之議。且矢曰。今日之事。當以死爭之。功名不足顧。身家不足惜矣。河臣議果以是寢。河流順軌。至今皆聖祖之恩也。

江都李宗孔。高郵孫宗彝。皆以直著名。宗彝號虞橋。初授中書舍人。時中書無舍。排列關神廟中。虞橋詢之。或以中書官爲借徑。不必求備。虞橋以爲任一官必盡一官之職。何可苟也。卽奏請設中書舍。又舊時鄉居官紳免差。虞橋上疏請之。同官者責以不自爲計。虞橋正色曰。我輩能世世爲官乎。念及子孫爲百姓時。則今日正自爲計也。

虞橋爲吏部考功司員外郎時。有以城工授官者。力持不可。堂官劉正宗。郎中宋牧民。怒之。誣以索詐。下部面質。虞橋議論不屈。冢宰議以爲均得罪。上獨以宗彝爲直。專罪牧民。

李宗孔。字書雲。官給事中。在臺垣。先後疏四十餘上。皆關吏治民生。每同九卿奏事。侃侃直言。于同刻不

少阿附。後請假歸。御書香山洛社額以寵異之。

康熙庚戌會試。復八股文。泰州宮定山夢仁以是年中第一。官編修。改御史。疏數十上。皆切中利弊。又緣黃淮泛溢。急請疏理海口。出爲河官。官至福建巡撫。有政聲。歸田後。仿王伯厚小學紺珠。廣爲讀書紀數略五十四卷。康熙四十六年。上南巡。恭呈御覽。得旨刊行。遂併板繳進。存貯內府。亦儒生之榮遇也。

王文肅安國。遷侍讀學士。都察院僉都御史。舊制院門嚴啓閉。公曰。人之欲寶在心。苟無欲。雖日啓門何患。乃設西齋。日延見諸生。教以讀書立品。貧者贍膏火。時士氣不振。公見諸生令長揖。使知重廉恥。長氣節。

乾隆丙辰。揚州舉詞科者。江都汪惇士祚。申及甫甫。馬佩兮。甘泉馬力本榮祖。許渭符佩璜。寶應郭元城東。高郵夏醴谷之馨。醴谷授翰林檢討。

江都唐制府綬祖。與弟改堂太守紹祖。皆有惠政于兩浙。制府官浙江藩司時。奏弛囤當米穀絲棉之禁。窮檐民隱。體卹至周。改堂守湖州。姚玉裁世銓有詩云。唐公多善政。第一是停徵。

卓子任爾地。從李文襄公之芳。討耿逆。爲右軍前鋒。能陷堅陣。身被數創。桃花嶺銅錢嶺源口諸處。皆見戰績。從軍行還家吟二首。尤可謂忠孝兼盡者矣。其所遊會由定海普陀放洋。過登州碣石。至遼左觀海市。作歌慷慨沈雄。一時寡匹。中歲至吳趨。以蔡維文爲妾。維文能詩。子任以三絕句聘之。有云。書生豈有黃金屋。紅袖難歸薛荔牆。裴之仙和之云。千騎東方名第一。可容宋玉獨窺牆。宣城梅文鼎和之云。生兒

應取桃花鱖。鸞尾湘鉤出短牆。

雍正癸卯科江都浦村張發生中武舉第一。弟發青亦中式。丁未會試發生中傳臚。青中進士。竝爲御前侍衛。發生善歌詩。下筆脩千百言。嘗以白紵贈丹陽於一川。震一川爲白紵歌贈之。中有云。將軍弱齡便簪仕。秋風一鷲南天起。同時兄弟垂金貂。曉入甘泉侍天子。鐵衣扈從獵上林。一箭射殺兩青兕。興酣下馬贈新詩。大貝南金光滿紙。中黃虎賁皆歎息。衛霍當年詎有此。

張和字履中。以武進士爲侍衛。所歷都門山右楚南西秦恆山所至皆有吟詠。自敍其總集云。余少小馳心騎射。弱冠侍直禁庭。於三百之旨。媿未能究。然性之所近。往往有觸。輒爲搜枯。自丁卯迄今。共存若干首。彙而付梓。聊志平生閱歷。初不自計其工與拙也。世之覽者。倘不責武夫鹵莽。唐突文士風流。則知我不淺矣。文亦簡潔有致。江都浦村之張。甘泉黃珏橋之焦。卽公道橋吾家阮氏。皆以武世其家。而無不熟習經史。善詩歌。博學能文。焦效朱熹。以武進士官都司。勇力善謀。爲李宮保衛所知。每效歐陽率更體作蠅頭小楷。工妙絕倫。其叔瀛淳兄愷。皆以武科顯而善屬文。

先大父招勇將軍號琢菴。少能挽強馳射。矢無虛發。尤喜讀書。爲古文詞詩歌。援筆立就。先世居江都公道橋。康熙辛卯。占籍儀徵中武舉。乙未會試成進士。分鑲藍旗教習。雍正癸卯。授三等侍衛。賞戴花翎。出官湖北撫標中軍游擊。公餘手錄白香山詩。常與僚友相倡和。及調署湖南九谿營。適城步綏寧兩縣苗匪數萬盤踞山谷。殺傷官兵。肆出劫掠。奉檄領兵隨鎮軍總兵掩剿。駐三界溪。苗匪悉精銳屯山口。先大

父身先士卒。遠施鎗礮。近接刀矢。斃賊甚多。賊大奔潰。復進攻八樹寨及南山大箐。橫坡諸險隘。次第克之。前後十戰。深入數百里。謀勇並著。兵無少挫。功爲諸將最。而上馬殺賊。下馬賦詩。志慰感懷。頗多篇什。所著有珠湖草堂詩集。琢菴詞。箭譜。陣法等書。藏於家。餘詳元所撰行狀。

提督楊愷。儀徵武進士也。康熙間。受知聖祖。召入南書房。與何義門。蔣南沙諸公。同校書史。後提督兩湖。晚年歸老。許登瀛觀察贈一聯句云。天祿校書名進士。岳陽持節老將軍。

陸南圻。鍾輝。爲南陽司馬時。有虎患。南圻命獵人得四虎二豹。患頓息。作詩五解。其第五解云。蠡爾醜類。不死則那。我無仁術。使爾渡河。

江都方石村觀察。顧瑛。始爲懷慶守。懷人呼爲白面包公。

江都張瑾。字去瑕。號滌園。康熙癸卯舉人。官雲南昆明令。當吳逆初平。瘡痍未復。公招集流亡。給其牛種。一年墾田千三百七十畝。三年墾數千畝。舊例里民日供十金。公曰。令食祿于君。不食傭于民力。除其陋規。有撫軍僕將奪生員之妻。訟于公。公力衛生。使合鬻于公庭。撫僕露刃于門。不敢發。事皆卓然可紀。時撫軍將出甲以示威。檄毀雲津橋。南北民房。民譁甚。滌園從容見撫軍曰。出甲何意。撫軍語以故。滌園曰。以六千甲擁出於一門。不如分出四門。則觀者不測。可耀十萬軍容也。撫軍喜從之。旣便于民。而不以勁直獲戾于上。類如是。上官見其廉。嘗使人問之。惟二僕一子。牀竈書篋之外。無長物也。卒于位。百姓至不聽殯。以爲好官必再生。將繪遺像。苦不能肖。一民持小像來獻曰。昔有認公不直。我後思之。實直我一生。

也。故私圖公歲時祀之。同里梁五粲嘉稷。從姜青藜將軍在滇。哭之以詩。

哭昆明張滌園使君

梁嘉稷

昆明池隔葉榆河。郎宿俄看隕逝波。薄宦三年春夢短。故鄉萬里暮雲多。尺書頻寄人無恙。凶問何來信恐譌。當食忽驚投箸起。寢門東望淚滂沱。

昨過山城暫解鞍。曾聞明府下車難。抗章力減征徭苦。破鏡重諧婦孺歡。野徑桑麻爭翳翳。公門桃李盡孤寒。泉臺此去君休恨。萬口吞聲哭好官。

少小文名動上台。一官天遠棄家來。謝安雅負三公望。龐統原非百里才。精氣定知能貫日。雄心寧肯遽成灰。可憐鄉路揚州遠。華表何年化鶴回。

雙鳧憶向彩雲飛。仙翮難攀渺翠微。不赴前期陪阜蓋。還來此地伴戎衣。相逢暫慰離居久。乍別誰知會面稀。他日五華山下路。西州門外哭君歸。

滌園治民不憚勞。視日晷雖數寸。獨坐堂聽訟。每不暇食。曰。何爲一飯。不使百姓早出城乎。又嘗歎曰。冤獄易雪。徭賦難輕。子元貞勸其引休。公曰。兒不忍父。父亦民父母也。又曰。平百里之政。要在長者截之。短者補之。偏重均之。罅漏塞之。梗者鋤之。支蔓絕之。如是而已矣。

高郵賈叶六其音。任陝西咸寧令。當吳逆蹂川。咸寧爲屯聚地。王師征勦。供億旁午。公手擘口畫。游刃有餘時。有武弁誣岐山令鄭耀然。以糧馬資逆。又諸生程某貧。其僕富。欲脫戶。因誣程通逆。叶六竝剖其冤。

令浙江麗水縣時有龔姓強聘李生所前聘之妻王氏私以賄囑公鞫得其情令男女易服堂上行昏禮而出龔賄爲粧資嘗入闈分校夜宿公館中有人從神龕中出云爲當道所遣公厲聲曰乃不知賈縣官不可干以私耶不去卽置汝于法

唐莪村制府綏祖知封邱時兩漁戶報盜失一袴一斧公疑之拘漁戶往勘漁戶卽盜也柘城盜供火伴某公疑之令侍者易衣就質盜指曰是也公大笑鞫之乃爲役所教竝盜非是聊城民傅世友攜兒摘棗被毆傷過者詢之僅呼曰俺兒卽絕人縛其兒以鳴官獄已具公廉得樹主所毆呼兒者戀其子也兒得免官山東臬司鄴城某殺人詭家奴自縊獄已具公疑券新鞫他奴死者故石匠非奴也冤始雪公精神淵著人望見畏之共事者相構至三對簿沒產而卒無恙且起用以壽終袁庶常枚銘其墓云人驚寶鏡忽涅忽磨惟其如斯光乃益多

吳蘭次綺于康熙丙午出知湖州府事時湖州大猾舞文告密之風甚熾蘭次蒞任廉得之獲錢玉函唐文等十餘人重杖之又重杖菱湖奸民沈東之境內肅清王武徵方岐稱之曰吳吳興發奸摘伏類趙子都見惡輒取類張子元仁心爲質不務近名類龔少卿至其稟酌風雅崇獎忠孝執持大體漢廷吏弗如也

蘭次守吳興尤注意人才汲引士類如榜眼胡會恩翰林沈三曾探花茅薦馨進士吳啓宗皆所成就生儒感之立碑峴山之陽

興化李木菴總憲相。立朝多所建白。緣山東水災。上命官民人等前往贍養飢民。照例議敘。木菴請用海運之法。由天津運至青萊登等處平糶。庶被災之地。不以米少而價騰。贍養之員。亦不患無米之可買。上納之。又貴州有謀財致死者。連及死者之婦婦陳氏。時置重法。木菴議云。陳氏果屬同謀。素與其夫弟許偉宿不相識。常隱匿不言。乃一見偉宿。詢係夫弟。挺身直訴。俾積年沈寃得雪。應再集證定讞。上從其議。而婦始得釋。江都汪叔定耀麟。有送昭陽李公入闕詩一首。附于後。

送少司空昭陽李公赴闕

汪耀麟

五材寵列倚司空。御軸親開賜酒紅。能侍聖明勤典學。肯循資格領羣工。江淮正切防河策。飢溺須成砥柱功。雅望魁然勞仰止。君家原有贊皇公。

高郵孫雨田穀。虞橋孫也。以賢良方正官南康令。下車首除船差馬差里長之役。省獄出無罪者三十餘人。郡守諷公徵索。以阿上官意。公語不合。慕有危之者。公曰。吾家世受國恩。出都奉老父嚴訓。一作吏遂喪其守。斷頸絕脰不爲也。有令于粵者。道經南康失風。子溺于水。令誣舟子。公廉得實。後南昌裘中翰見舟子朝夕南向叩首誦公名。其署中詩有云。放衙山色裏。聽事雨聲中。亦可見其風度。

王樓村修撰式丹。次子懋訥。字抑夫。康熙己卯舉人。中式。先修撰四年。雍正時官烏程令。多惠政。嘗繪牧牛圖。邑紳沈編修樹本題云。知以牧民心牧牘。不須重覓相牛經。今烏程歸雲菴。尙存其與人倡和詩六首。

王耕伯希伊子中太史孫也。官白水令。實心愛民。凡不利於民者。不恤觸上官之怒。以與之爭。朱笥河學士致書云。今日能以朱程之學著卓魯之績者。非君而誰。嘗得楊椒山所書愛讀秦碑兼漢篆好尋奇字。到雲亭二語。刻石于白水縣。題以詩云。二百青銅燕市得。三千里外署中隨。於今勒石昭天壤。拍手來看愛讀碑。

朱艮齋約宰費縣。拷山愚民乘水災爲盜。約指授老巡檢郭茂桐往諭之。皆服。蒙山賊據紫荊關行劫。不受招撫。約用劉順昌更番之法。分鄉勇六百名爲六班。更以金鼓臨之。遇賊卽退。賊退復進。賊緣以困敵。盡被擒獲。而民不傷一人。遷晉州牧。有鹽徒聚衆帶器械至邑。約戒各村緊閉柵欄。使無售其鹽者。迫之東去。乃于東路選鄉勇三百人。備擋牌高三尺闊二尺樹于前。以禦賊之鳥鎗。而以槍刀弓矢魚貫進次。鹽徒悉獲。約素講程朱理學。而能見之實政。旣而告休。自吟一絕云。壯歲遨遊老大歸。憂多樂少淚常揮。遂初賦就饒幽興。笑看晴空鳥自飛。

鄭板橋雙令濰縣。後調范縣。以歲飢爲民請賑。以是忤大吏罷歸。元在山東過濰縣。見邑人寶其書畫。多能仿效其體。其流風餘韻入人深矣。板橋嘗有詩云。長官好善民已愁。況以不善司民牧。蓋板橋實不愧古良吏。或以山人遊客目之。非也。

儀徵鄭楓人觀察濬。知浙江溫州府時。有兄弟因產結訟數十稔。各執一詞。白首而案莫能結。爲集兩造及其子若孫於庭。命人操土音朗誦棠棣之篇。兄弟改色抱持相泣。遂和如初。